

“三言二拍”中的骂詈语

唐 宁

(黄山学院 文学院, 安徽 黄山 245000)

[摘要] 文章对“三言二拍”这五部作品中的骂詈语进行分类, 对其特点以及功能等进行分析, 并阐述采用这种骂詈形式的原因和背景, 同时探究其所蕴含的文化和道德意义, 这对于更加深入地了解 and 还原当时市民阶级的生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深入的探讨, 我们能在今后的语言研究中对骂詈语这种语言形式树立客观公正的态度。

[关键词] 骂詈语; “三言二拍”; 文化蕴含

[中图分类号] H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292 (2017) 05-0078-04

一、“骂”“詈”的来源

《说文解字》中有对“骂”“詈”两字的收录。在《说文·网部》中, 两字互训。“骂”“詈”两字语音相近, 并且意义相同, 因此可推断两字同源。《说文通训定声》中对“骂”的描述为“骂, 从网, 马声”, “骂, 迫也, 以恶言被迫人也”; 对“詈”的描述为“詈, 从网, 从言, 网罪人也”, 意思是“编织恶言以加罪于人”, 由此可见古人对骂詈语的反对态度。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骂”的义项除了“谩骂、辱骂”以外, 还有一个义项, 就是“责骂”, 即用严厉的话语责备。这个义项在古著文献中也有例证。因此, 对骂詈语最全面的解释就是“用粗野或恶意的话侮辱人, 或用严厉的话斥责人”^①。

骂詈语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对骂詈语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了解和证实中国各个地区、各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思维习惯和风俗文化等。从语言、功能等角度去客观地判断骂詈语的地位与作用, 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到骂詈语的意义, 重现当时社会生活, 并为语言的深入探究开辟新的视角。

“三言二拍”是由冯梦龙和凌濛初于晚明时期所作的白话短篇小说集, 是反映宋元明时期的市井生活的长卷。“三言二拍”作为这样反映百姓生活, 讲述通俗道理的小说集, 其中的人物嬉笑怒骂大多为俚语。而学者研究“三言二拍”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其反映的主题上, 而对人物所使用的语言研究涉及不多。通过对“三言二拍”中骂詈语的研究, 既能够丰富其语言研究领域, 又能够为骂詈语的系统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

二、“三言二拍”中的骂詈语分类

(一) 以死咒人或以鬼咒人

在原始社会, 当时科技水平极其落后, 人们对各种自然灾害也不了解, 认为自然现象都是鬼神来掌控的。人们为了美好的生活用语言祈求善神, 诅咒恶神。有时恰逢在人们祈求或诅咒后获得了好的结果, 初民们便以为这是语言本身所具有的神奇力量, 语言支配鬼神和自然。

1. 以死咒人: 天杀的、死货、短命、老杀才、小杀才

妈妈道: “你真是个死货! 他受了我家的聘, 便是我家的人了。怕他怎的! 不要着忙, 自有道理。”(《醒世恒言》第八卷《乔太守乱点鸳鸯》)

[收稿日期] 2017-07-20

[基金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优秀青年骨干人才研修重点项目(gxfxZD2016231)

[作者简介] 唐宁, 黄山学院文学院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现代汉语语法、方言。

① 文梦君. 骂詈语[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 1-6.

鸯谱》)

2. 以鬼咒人

众女道：“看这个酸鬼那里熬得起大注？”（《二刻拍案惊奇》卷八《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

（二）以物或动物骂人

1. 以物骂人：货、一物、一才/材（料）、一东西

对骂詈的对象进行降格辱骂，即骂人为“什物”（后发展演变为“东西”）是唐代以后出现的，具有强烈的贬恶色彩，用以表达厌恶、鄙弃的情感。

妈妈道：“你真是个死货！他受了我家的聘，便是我家的人了。怕他怎的！不要着忙，自有道理。”（《醒世恒言》第八卷《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2. 以禽兽骂人

人们往往把文化价值观念和个人情感投射到动物身上，因而使动物指称也因此有了褒贬之别。通常形体美好，能给人们带来价值的动物会得到人们积极评价，从而用来指称积极美好的事物；而外形丑陋，价值很小甚至对人类有害的动物则会得到人们的负面评价，从而用来指称反面的、消极的事物。

（1）狗、猪类：

王臣看见，喝道：“这狗才，奶奶在这里，还不换了衣服来见？”（《醒世恒言》第六卷《小水湾天狐诒书》）

（2）猴、猢狲

这两个词作为骂詈语明清时期出现，多用来形容小孩子，斥责其淘气、顽皮。

方妈妈心里道：“不诨一出门担阁了这些时，那小猢狲不要说急死，饿也该饿得零丁了。”（《二刻拍案惊奇》第三十五卷《错调情贾母骂女 误告状孙郎得妻》）

（3）王八、亡（忘）八、（乌）龟

乌龟又称“王八”与亡八（忘八）谐音。中国古代“忘八”即指忘礼、仪、廉、耻、孝、弟、忠、信八字，詈语“亡八”为不知廉耻之意。

狄氏假意骂道：“痴乌龟！你是好人儿家儿女。”（《初刻拍案惊奇》第三十二卷《乔兑换胡子宣淫 显报施卧师入定》）

（4）驴

“驴”作为骂詈语始于唐朝，社会集团中的人们将驴与马相比较，认为其具有顽劣愚蠢的特

征，并用“驴”来讽刺具有类似特征的人。唐代诗歌中有许多是用“驴”讽刺世人顽劣不化，不能参透人生的真谛，是由于“驴”的文化含义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变化。

说罢，大哭起来，道：“我家不见这般没人伦畜生驴马的事。”（《喻世明言》第三十八卷《任孝子烈性为神》）

（5）动物的总称：畜生、禽兽

梁妈妈大惊，骂道：“没天理的禽兽，做出这样勾当！”（《喻世明言》第二卷《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三）以贬斥长相骂人

以对方具有显著特征，通常是不同于正常人的特征作为讽刺挖苦的对象。

三士曰：“且看侬儒小儿这回为使，若折了我国家气概，回来时砍为肉泥！”（《喻世明言》第二十五卷《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四）以贬损地位骂人

有些骂詈语指称对象的实际身份和地位，有些则另有他意。但这类骂詈语都体现了当时社会的等级观念，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从而有贵贱的区别。

1. 奴才。喻人地位卑贱，或者行为下贱。

那知县大怒道：“刁奴才！你累得丈人家也勾了，如何还不肯休歇？”（《初刻拍案惊奇》第二卷《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

2. 乞婆：讨饭的老婆子。

刘妈妈听罢，怒气填胸，把棒撇在一边，双足乱跳，骂道：“原来这老乞婆恁般欺心，将男作女哄我！”（《醒世恒言》第八卷《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3. 强盗、无赖汉类

众人听得，喝道：“胡说！谁来打劫你家？你家强盗事发了。”（《初刻拍案惊奇》第十九卷《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

4. 秃、秃驴、贼秃

吴山道：“你这秃驴，好没道理！只顾来缠我做甚？”（《喻世明言》第三卷《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5. 厮：指无身份或下贱的人

衙内说：“各无所辖，焉能管我？左右，为我殴打这厮！”（《喻世明言》第十五卷《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五）以斥责道德败坏，行为恶劣骂人

在中国古代社会，对人的品行修养要求都比较高，无论男女老少，都必须恪守一定的道德准

则。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在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儒家思想对人的道德提出很高的要求，因此对骂詈对象品行的贬斥无疑一种产生较大影响的骂詈方式。

1. 贱、贱人、贱妇

郡王见说，十分大怒，跌脚大骂：“泼贱人！屈了可常和尚！”（《警世通言》第七卷《陈可常端阳仙化》）

2. 泼、泼皮、泼妇

闻氏看在眼里，私对丈夫说道：“看那两个泼差人，不怀好意。……”（《喻世明言》第四十卷《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3. 淫妇、浪

郁盛道：“叵耐这浪淫妇，你只记得心上人，我且将计就计，飭他说话，看他说甚么来？”（《二刻拍案惊奇》第三十八卷《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

4. 歪，歪刺

歪，形容人品行不端。歪刺，亦作“歪辣”，形容卑劣下贱的人，旧时多用于妇女。另一种解释为“乖刺”音转，含不顺之意，引申为品行不正。

徐德骂道：“这歪刺姑一定跟得奸夫走了！”（《二刻拍案惊奇》第三十八卷《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

（六）以身体器官骂人

身体器官为人的隐秘，通常在日常交际中很难开口，这也是人们避讳的话题。人们骂詈时选用身体器官，尤其是生殖器官，以最大限度地宣泄内心的情感，这是骂詈语低俗的一面。

1. 生殖器官

老和尚道：“那鸟婆娘嫌我，我一时性发了。”（《初刻拍案惊奇》第二十六卷《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

2. 排泄物

贾公道：“放屁！说的是甚么话！你这样不通理的人，我不与你讲嘴。”（《醒世恒言》第一卷《两县令竞义婚孤女》）

（七）以诅咒对方无后或者辱骂、诽谤对方的出身骂人

太守不听犹可，听了此言，不觉大怒，就要寻大儿子问其缘故。又想到：“天生活般逆种，与他说也没干，由他罢了！”（《喻世明言》第十卷《滕大尹鬼断家私》）

三、“三言二拍”中骂詈语的功能

（一）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

不同性格的人所使用的詈语是不同的，通过对这个人物的詈语分析可以从侧面判断出这个人物的性格。在《警世通言》第七卷《陈可常端阳仙化》这个故事中，通过郡王对陈可常和新荷所使用的詈语可以看出郡王在了解事情真相前后对两人的不同态度，也可以体现郡王具有爱憎分明、正义的性格，以及其莽撞、直率的一面。而在《初刻拍案惊奇》第十七卷《西山观设犴度亡魂 开封府备棺迫活命》中吴氏对她儿子的骂詈则反映了吴氏的虚伪狡诈、凶狠毒辣，也从侧面体现了其子刘达生的机智和孝顺。

（二）使故事情节更加生动

冯梦龙在写作动机中说：“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多资于通俗者多。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清楚展现了当时话本的流行。而正是有了不同种类的骂詈语出现，激起了各种矛盾冲突，才推动故事的发展，更引人入胜。

（三）体现当时的文化蕴含

骂詈语与骂人话不同之处在于骂詈语具有丰富的文化蕴含，通过骂詈语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特有的思维、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

1. 等级观念和官本位思想

在“三言二拍”作品中处处体现着封建等级观念和官本位思想，如“奴才”“贼”“丫头”“小子”等。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等级观念折射在其骂詈语中，使其深入人心，这也是维护其统治的一种补充手段。

任何社会，贫者与富者之间都会有矛盾，而穷人占社会中大部分，从而会产生针对富者的骂詈语，如“吝啬鬼”“暴发户”等。这些词都避开了直言对方的钱财，而是嘲讽对方的门第和品行。错用亲属关系也是如此。自称自己为对方的父辈或祖辈，有意造成称谓上的不等价关系，仿佛自己成为对方长辈，对方就不战而败了。

2. 血统观念

人对自身拥有其他生物所没有的能力和思想而感到自豪，若是辱骂对象是动物或其他“非人”的话，等于把其开除人的行列，体现对其的鄙夷与不屑。

在“三言二拍”中，有许多骂詈语体现了正统人与非正统人之间的差别，如称“蛮子”“鞑贼”等。其次是动物，骂对方为“畜生”

“禽兽”“猢猻”“猪狗”等，根据动物的不同特征来隐喻对方的特点，表达咒骂者的鄙夷。往往体型微小，价值也小的动物更能表达所含的鄙夷之意。

3. 男尊女卑思想

在封建社会，男女地位极不平等，“三言二拍”系列作品的骂詈语中有着明显的体现。对男性的骂詈语主要是针对其地位和才能上，如骂“贼”“奴才”“呆子”等，而对女性的骂詈语是在失德上，与对男性的骂詈语相对，女性连基本的尊严也无法保证。“三言二拍”中骂女性“淫妇”“娼根”等随处可见，这是对女性“大逆不道”的唾弃。由于女性地位附属于男性，也经常被骂为“贱人”“贱货”，这些都是对女性极大的侮辱，是男尊女卑思想在语言文化中的渗透。

4. 生死观念

死亡让人心生畏惧，古代人也意识到死是不可避免的，但认为体面地死去才是最好的结局；相反，其他的死亡方式都演变成詈语的组成部分。这类詈语在“三言二拍”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作品中，有骂对方“短命的”等等，这是对其生命长短的骂詈。另外的则是对其死亡方式的咒骂，有“天杀的”“杀千刀的”“砍头贼”等，这都是不体面的死亡方式，是人所畏惧的。咒骂者既以这样的方式发泄心中的愤怒、憎恨等情感，也可以引起对方心中的恐惧。

还有一种，就是对对方死后的诅咒，诅咒其死后入地狱化为鬼。因此，骂詈中也有大量

“-鬼”的方式。如“死鬼”“野鬼”“穷鬼”等。

从古到今，人类社会不免会有贫穷、愚昧以及冲突的存在，它们的存在是骂詈行为和骂詈语存在的基础。当现实与人们希望得到满足的需要产生冲突时，人们会去寻找一种方式用来宣泄心中不愉快的情感，而骂詈行为是最不容易直接产生恶性后果的发泄方式。

现代社会正迅速发展，人们的道德文化修养也在不断提升，对待骂詈语的态度也发生一定的转变。骂詈语作为一种语言现象会继续存在，但它的内容会得到进一步净化，“武骂”将逐渐为含蓄的“文骂”所替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窗口更为深入地研究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

[参 考 文 献]

- [1]冯梦龙.喻世明言[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
- [2]李娜.从詈语的使用看民族文化心理的变迁[J].求索,2010(1).
- [3]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
- [4]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
- [5]刘福根.古代汉语詈语小史[D].杭州: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 [6]刘雨过.论“三言二拍”中“三姑六婆”的语言艺术[J].河池学院学报,2007(12).
- [7]谭芳芳.近二十年来汉语詈词詈语研究综述[J].盐城工学院学报,2009(9).
- [8]谭耀炬.三言二拍语言研究[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2004.
- [9]文梦君.骂詈语[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 [10]张廷兴.民间詈词詈语初探[J].民俗研究,1994(3).

The Study of the Abusive Language in Stories from a Ming Collection

TANG N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 245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bout the deeper study of the abusive languages in Stories from a Ming Collection. By the means of classification, researching the features and functions, as well as interpreting the causes and the backgrounds of the appearance of the abusive languages and the cultural and moral significance, we can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people's daily life in Ming Dynasty. Besides, we can set up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abusive languages in our language study.

Key words: Stories from a Ming Collection; abusive language; contained culture

[责任编辑 薄 刚]